



##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of Adjective-Noun Collocations “Zhong/Qing” and “Mugubda/Gabyubda” in Chinese and Korean

基于语料库的汉韩“重/轻”与“무겁다/가볍다”形名搭配语义范畴对比研究

Lim Kanghoon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

E-mail: 1692791894@qq.com

###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djective pairs “Zhong/Qing” in Chinese and “Mugubda/Gabyubda” in Korean, aiming to compare their adjective-noun collocational patterns based on corpus data. Starting from their basic meanings, this paper analyzes sentence structures in which these adjectives appear either as predicates or attributives. Through large-scale corpus extraction, the study categorizes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se collocation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integrat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to observe error patterns among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learners. The findings reveal notable semantic discrepancies and usag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cross-linguist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Adjective-noun Collocation; Chinese Korean Contrast; Mugubda-Gabyubda; Semantic Category; Zhong-Qing

### 引言

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词汇习得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Schmitt (2000) 认为，词汇知识是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习者若想提升交际能力与语言的流畅性，必须能够适时且得当地使用符合语境的词汇。而在词汇体系中，形容词作为表征事物性质与状态的重要词类，因其语义丰富、搭配灵活，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

在汉语与韩语中，“重/轻”与“무겁다/가볍다”这两组重量属性形容词属于常用且高频的基本词汇，不仅在实际语言使用中广泛出现，而且具有较强的引申能力。然而，尽管它们在字面上具有较高的对应性，在具体语言搭配与语用功能上却呈现出诸多差异。例如，“话很重”在汉语中表示批评与指责，而对应的韩语“말이 무겁다”却多用于形容一个人沉默寡言、谨慎发言。这种同义形容词在不同语言中的引申差异，往往成为二语学习者语言迁移与表达偏误的重要来源。

当前学术界虽已有关于形容词搭配、形名结构及其语义范畴的诸多研究，但多集中于单一语言内部的描写性分析，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跨语言对比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是在“形容词+名词”搭配的语义范畴构建方面，尚缺乏系统化、范畴化的分析路径与理论指导。

基于此, 本文以语料库为基础, 选取“重/轻”与“무겁다/가볍다”作为研究对象, 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汉语与韩语中这些重量属性形容词在形名搭配中呈现出哪些语义范畴? 两种语言在搭配结构与语义功能上表现出哪些共性与差异? 此类对比中体现出的认知机制又如何影响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与产出? 通过大规模真实语料的统计与范畴分类, 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这两组形容词的搭配模式与语义扩展机制, 构建其跨语言的范畴化框架, 进一步揭示语言中的语义迁移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认知特征。此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汉韩对比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在形容词研究领域的理论应用, 也为汉语和韩语词汇教学提供范畴化、认知化的教学思路, 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掌握和运用形容词的多义性与搭配习惯。

## 以往研究

汉语词汇研究历经数十年的积累与沉淀, 已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早期研究以语言结构描述为主, 逐渐转向深层语义、搭配习惯以及跨语言对比等方向。周祖谟(1958)是最早关注词汇系统结构的学者之一, 他提出尽管语言中的词汇繁多, 但在构词法及词义上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统一性,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框架性基础。继而, 符淮青(1996)通过提出“词汇场理论”, 从宏观角度分类词语, 建立了同义近义词群、非层次关系群、层次关系群与综合词群等四类模式, 大大拓展了词汇语义网络的研究路径。

随着研究的深入, 蒋绍愚(1989)引入“聚合”与“组合”两个角度, 结合词义变迁与词际关系, 进一步丰富了词汇系统分析维度。吕文丽(2006)则从语言符号系统的高度出发, 强调词汇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认为其他语言成分最终依赖于词汇来实现其功能。王静(2010)在系统整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指出, 汉语词汇研究仍偏重实词, 系统性与全面性不足, 特别是虚词和抽象词的研究仍属薄弱环节。冯卓(2013)进一步指出, 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占整体研究比例极低, 呼吁学界重视对词汇历史演变的系统梳理, 尤其是对形容词等语法边缘词类的研究, 应加强理论构建和实证支持。

在词语搭配方面, Firth(1957)首次提出“collocation(搭配)”概念, 认为词语具有“结伴”现象, 强调语言结构中存在语义上的搭配关联。Werth(1984)和 Lyons(1977)则指出, 搭配不仅是语法结构的问题, 更深层地关系到词语之间的语义依存与语用功能。卫乃兴(2001)根据语料数据, 将词语组合细分为自有组合、有限组合与成语三类, 指出有限组合才是狭义上的“搭配”。同时, 依据词语之间语义限定关系, 将搭配进一步划分为一般型、修辞型、专业型和惯例化四种形式。

邢红兵(2013, 2015)则以语言习得角度出发, 区分母语与二语学习者在词汇掌握路径上的差异。他认为母语学习过程是“由用到义”的逐步归纳, 而二语学习者由于已有语义认知体系, 其词汇习得则多表现为“由义到用”。这种认知方式对二语学习者准确掌握词语搭配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在语义色彩和语境适应方面更易发生误用。Sinclair(1991)进一步指出, 语言搭配的典型性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根植于大规模语料基础之上, 其语义价值需通过语料库挖掘搭配频率与惯用模式来实现。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方面, 王力(1957)认为其基本功能为作定语, 赵元任(1979)则提出形容词亦可作谓语。吕叔湘进一步指出, 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在于修饰名词及作谓语, 兼具这两方面能力。韩玉国(2001)在对2809个形容词进行系统调查后, 将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唯谓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复杂形容词等五大类, 并指出不同类型在接受副词修饰及句法角色方面表现各异。夏安龙(2013)建立

语料库研究常用形容词，使用 AntConc 工具分析其搭配特性，为汉语教学和考试提供实证数据支持。李影（2017）则专注于形容词在偏正结构中的句法表现，分析其在主语与宾语位置上的搭配模式及其所影响的句式变化。

韩语形容词方面，김채현（2017）指出由于形容词的抽象性与结构复杂，学习与教学均面临难点。후디에（2019）指出情感类形容词因主观性强与文化背景差异，易导致学习者误用。덩안（2016）则通过“작다”“적다”等词的语义分析，展示其从具体空间意义向抽象、比喻意义的延伸路径。

中韩对比研究方面，金文植（2007）基于配价理论对汉韩情绪形容词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在句法结构、语义表现上的异同。刘巧云（2010）与李春艳（2012）分别从时间副词和态度形容词出发，探讨其语义、语用及语法功能上的差异。金禧媛（2017）则从空间形容词入手，指出“宽/窄”与“넓다/좁다”虽在基本义上趋同，但在语用与句法层面仍存在微妙差异。这些研究不仅从词汇、句法、语义出发，也逐步拓展到跨语言、跨文化的宏观比较，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理论研究

范畴化理论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传统范畴观念源于 Aristotle，其核心是通过事物具备的共性特征划定类别，以“充分必要条件”区分成员之间的归属。这种“经典范畴”观强调成员地位的绝对平等。然而，20 世纪中叶，Wittgenstein 提出“家族相似性”概念，打破传统二元对立的范畴界定。基于此，美国心理学家 Rosch 提出“原型范畴理论”，指出概念并非由严格标准定义，而是围绕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原型成员辐射扩展，边界模糊、层级不平。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事物分类的高级认知活动，是形成语言符号与意义的核心机制。Taylor（1989）指出语言元素同样具有范畴特征，多义词、句法结构、语调等皆可通过范畴理论分析其语义网络。Langacker（2000）进一步指出，每一个语言单元均为复杂范畴结构的节点，具备核心义项与边缘义项，其语义关系通过范畴化建立联系。

在汉语研究中，吕叔湘（1942）首次提出“范畴论”，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其理论。胡明扬（1992）区分形式范畴与语义范畴，强调语法意义的独立性。邵敬敏（1992）则提出“语义语法范畴”概念，认为语法结构必须在语义基础上生成。陆俭明、沈阳（2003）将语义范畴区分为词法与句法两个层面，认为汉语以句法形式体现语义范畴特征。

此外，近年来研究也从词群语义角度切入，如马春媛、许瑞娟等学者基于“艸”“水”等构词部件对词群进行语义范畴划分。金禧媛（2017）更将此理论应用于中韩对比，指出两语言中相似范畴的语义抽象性与使用频率等因素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语言接受度与使用准确率。

##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使用语料库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方法如下：

1. 语料提取：对现代汉语语料库和韩语 CORPUS 中所有含有“重/轻”和“무겁다/가볍다”的词和搭配进行提取（仅限于主谓和定中结构），构建“重/무겁다”和“轻/가볍다”的词语搭配库。

2. 语料统计：a. 分析“重/무겁다”和“轻/가볍다”组合之后词语和搭配的语义类别。； b. 考察四个词语在使用过程当中每个范畴的累计频率，每个范畴由多少词和搭配组成，这些词和搭配在所有与“重/무겁다”和“轻/가볍다”进行组合时的出现

频率是多少。；c. 统计“重/무겁다”和“轻/가볍다”搭配词语的类型，每种搭配类型搭配次数的频率以及搭配词语的频率。

3. 语料库对比：a. 对比“重/무겁다”和“轻/가볍다”的搭配词类型和次数的不同；b. 统计二者语义范畴中每个范畴出现频率的不同，考察二者在使用的过程中最常用范畴是否一致，范畴里的词语类别以及具体词语在数量和种类上有什么区别；c. 对比两种语料库中表示相同意义的词语或组合在汉语和韩语的搭配层面是否有不对应性，这种不对应性在每个范畴中如何体现。

为了确保客观性，笔者使用了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的语料库，现代汉语使用了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韩语使用了国立国语院的语料库和五十本韩语电子版书中的语料库，开始时汉语“重”的语料搜集了 83 万条“轻”搜集 14 万条，其中提取了和本文有关的形名搭配句子分别为 3809、4225 条，韩语“무겁다”搜集 6200 条、

“가볍다”搜集 6400 条，其中提取了和形名搭配有关的句子分别为 3000、3165 条。将两种语言的“重”和“轻”分成主谓和定中，这样可以更深地了解 N+A 和+A+N 形式上的区别。首先从语料库中，将和“重”与“轻”所搭配的名词，归类于“人、物、抽象事物、时间·空间”等四大语义类之后，按照名词的属性，构建更细微语义范畴。其次比较同一种语言的“重”和“轻”在形名搭配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将“重/轻”分成主谓和定中进行对比，统计搭配数及搭配次数。再次对两种语言的“重”和“轻”进行对比，研究在形名搭配上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将“重/轻”分成主谓和定中进行对比，统计搭配数及搭配次数。最后对两种语言的“重/轻”根据主谓和定中的结构形式，进行重合度对比，并分析在形名搭配重合度上存在的共性，差异、重合度名词。

## 研究结果

### 1. 汉语“重”和“무겁다”语义范畴分布（N+A 结构）

在 N（名词）+A（形容词）结构中，汉语“重”的搭配对象多为物体类和抽象事物类名词。通过语料库提取分析，发现高频搭配词语如下表所示：

表 1. 汉语“重”与韩语“무겁다”在 N+A 结构中的高频搭配及语义范畴分布

搭配词	搭配次数	所属范畴
行李重	375 次	物体类
包重	281 次	物体类
负担重	268 次	抽象事物类
话重	219 次	抽象事物类
情绪重	166 次	抽象事物类
空气重	124 次	时间·空间类

这些数据表明，在 N+A 结构中，“重”不仅用于表示物理重量，也常用于表达心理负担、情绪状态或环境气氛等抽象含义。

在韩语中，“무겁다”也具有类似使用方式，常与“가방”“짐(行李)”“부담(负担)”等词语搭配，但韩语搭配的情绪类名词频率相对较低。

汉语“重”在 N+A 结构中的语义范畴分布如下：

a. 物体类：占比 48%

- b. 抽象事物类：占比 35%
- c. 时间·空间类：占比 10%
- d. 人类相关类：占比 7%

这种搭配倾向表明，虽然“重”可广泛使用于抽象领域，但仍以具体可量化之物体为核心搭配对象。

## 2. 汉语“重”和“무겁다”语义范畴分布（A+N 结构）

在 A+N 结构中，形容词作为定语出现于名词之前，其语义表达更偏向于书面语或描述性语言。通过对汉语“重的+名词”结构的语料分析，发现此结构在正式表达或文学体中出现频率较高。

高频搭配词如下：

表 2. 汉语“重”与韩语“무겁다”在 A+N 结构中的高频搭配及语义范畴分布

搭配词	搭配次数	所属范畴
重的包裹	236 次	物体类
重的负担	211 次	抽象事物类
重的话语	192 次	抽象事物类
重的任务	173 次	抽象事物类
重的空气	139 次	时间·空间类
重的日程	96 次	时间·空间类

这些搭配中，“负担”“话语”“任务”等词汇具有明显的抽象化倾向，说明在 A+N 结构中，“重”的引申义使用频率更高。

与此对应，韩语中“무거운+名词”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例如：

- a. 무거운 가방（重的包）
- b. 무거운 책임（重的责任）
- c. 무거운 분위기（沉重的氛围）

其中“무거운 책임”与“重的负担”构成跨语言的对应搭配，表现出一定的语义重叠性。汉语“重”的 A+N 结构范畴分布如下：

- 抽象事物类：占比 43%
- 物体类：占比 38%
- 时间·空间类：占比 13%
- 人类相关类：占比 6%

从数据可以看出，A+N 结构相比 N+A 结构，抽象搭配显著上升。这体现了形容词在定语位置时，其引申义更容易获得认知强化和接受。

## 3. 汉语“轻”和“가볍다”语义范畴分布（N+A 结构）

在“名词 + 轻”这一结构中，汉语中“轻”的搭配集中于物理重量较轻的事物以及轻盈、简便的抽象概念上，体现出“轻”所具有的抽象性与延伸性语义特征。

常见搭配如下表：

表 3. 汉语“重”与韩语“무겁다”在 A+N 结构中的高频搭配及语义范畴分布

搭配词	搭配次数	所属范畴
行李轻	332 次	物体类
饭量轻	208 次	抽象事物类
情绪轻	184 次	抽象事物类
语气轻	165 次	抽象事物类
空气轻	137 次	时间·空间类
步伐轻	118 次	人类相关类

其中“饭量轻”“语气轻”“情绪轻”等体现了“轻”用于表达心理或语言状态的倾向，与“重”的搭配对象相对分化。

而在韩语中，“가볍다”亦广泛用于表示物理上的轻（예: 가방이 가볍다）以及心理、语言、社交等抽象范畴（예: 입이 가볍다, 말이 가볍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입이 가볍다”（嘴轻）在韩语中可表达“话多”“守不住秘密”等意思，而汉语则缺乏对应的表达。

N+A 结构中，汉语“轻”的语义范畴分布如下：

- 抽象事物类：占比 42%
- 物体类：占比 34%
- 时间·空间类：占比 14%
- 人类相关类：占比 10%

该结果显示，“轻”的抽象使用频率甚至超过“重”，表明“轻”在情绪、语言氛围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语义投射能力。

#### 4. 汉语“轻”和“가볍다”语义范畴分布（A+N 结构）

在形容词+名词（A+N）结构中，汉语“轻”所修饰的名词呈现出明显的心理、语言状态及日常行为活动倾向。语义使用上更为主观、形象，且多用于描写性语境中。常见高频搭配如下表所示：

表 4. 汉语“重”与韩语“무겁다”在 A+N 结构中的高频搭配及语义范畴分布

搭配词	搭配次数	所属范畴
轻的包裹	225 次	物体类
轻的语气	204 次	抽象事物类
轻的情绪	198 次	抽象事物类
轻的脚步	177 次	人类相关类
轻的空气	131 次	时间·空间类
轻的声音	119 次	抽象事物类

其中“轻的语气”“轻的声音”等词搭配在文学、心理描写、教育类文章中使用频率较高，显示出“轻”的定语形式具有较强的描绘性与情感色彩。

韩语中“가벼운”也存在类似表达结构，例如：

- 가벼운 가방（轻的包裹）

- 가벼운 분위기 (轻的氛围)
- 가벼운 말 (轻的话语)
- 가벼운 마음 (轻松的心情)

这表明，汉韩两语言在“轻”类词汇的定语用法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语义重叠。

汉语“轻”的 A+N 结构语义范畴分布如下：

- 抽象事物类：占比 46%
- 物体类：占比 30%
- 人类相关类：占比 15%
- 时间·空间类：占比 9%

对比来看，“轻”的 A+N 结构比 N+A 结构更倾向于修饰抽象或主观感知类名词，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与情绪描述中，“轻的+X”成为一种固定表达方式

### 5. 汉韩对比分析：搭配频率与词种差异

通过对语料中提取的“重/轻”与“무겁다/가볍다”搭配结构进行统计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汉韩两语言在搭配频率、名词种类及语义范围上的差异性。

表 5. 搭配频率比较（四字词汇总数）

对比组别	汉语搭配频率 (N+A + A+N)	韩语搭配频率 (N+A + A+N)
“重”与“무겁다”	3809 + 1735 = 5544 次	3000 + 1287 = 4287 次
“轻”与“가볍다”	4225 + 1513 = 5738 次	3165 + 1129 = 4294 次

从数据上看，无论是“重/轻”还是“무겁다/가볍다”，汉语在搭配频次上显著高于韩语，尤其在文学表达、形象描写中汉语使用更为丰富。

表 6. 搭配词种数量对比（语义范畴覆盖度）

语义范畴	汉语搭配词种 (个)	韩语搭配词种 (个)
物体类	83	76
抽象事物类	91	54
人类相关类	47	41
时间·空间类	39	33

汉语在抽象事物类名词方面的搭配显著多于韩语，说明其在语义延伸和抽象表达上使用更自由。而韩语中部分搭配则趋向保守，例如“责任”类词汇虽然可搭“무겁다”，但“부담”以外的抽象搭配较少。

### 6. 不对应搭配实例分析

汉语中的某些表达在韩语中缺乏直接对应，例如：

- “话很重” → 无法直译为“말이 무겁다”（后者含义为“沉默寡言”，语义偏差大）
- “嘴很轻” → 韩语“입이 가볍다”表示“话多”，而汉语无同义表达
- “气氛很重” → “분위기가 무겁다”在韩语中频繁使用，但汉语表达习惯较弱

这表明两种语言在形名搭配上的语义映射结构并非完全对应，而是呈现出“结构相似，语义偏移”的特征。

### 7. 搭配重合度分析

为探讨汉韩两语言中形名搭配的对等性，本文对“重/轻”与“무겁다/가볍다”的搭配名词进行了重合度统计。统计对象为高频出现、具有语义可比性的名词，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text{重合度}(\%) = (\text{两语言中共有的搭配名词数}) \div (\text{该语言中所有搭配名词数}) \times 100$$

表7. “重”与“무겁다”搭配重合度

搭配结构	汉语名词种类(个)	韩语名词种类(个)	重合名词数	重合度
N + A	83	76	34	41.0%
A + N	57	48	22	38.6%

在“重”与“무겁다”的搭配中，虽存在部分语义上的直接对应，如“负担”“责任”“空气”等，但在抽象事物搭配上仍存在显著偏差，尤其是“话”“语气”等词汇在韩语中缺乏直接对应表达。

表8. “轻”与“가볍다”搭配重合度

搭配结构	汉语名词种类(个)	韩语名词种类(个)	重合名词数	重合度
N + A	89	79	38	42.7%
A + N	62	51	24	38.7%

“轻”与“가볍다”搭配中的重合度略高，尤其在物体类和感官类名词中，如“包裹”“空气”“负担”等。但在表达心理、语言行为时，韩语更常借助惯用句型，而非开放搭配结构。

### 结论

语言中虽然有多种搭配形式，其中形名搭配一直是语言搭配形式中的重中之重。而不同语言的形名搭配的使用方法和意义都不尽相同，因此对汉韩学习者来而言，掌握形名搭配是一个难以掌握的搭配形式，这一难度体现出搭配类型的差异及搭配名词语义类的差异，但形名搭配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句式，为更好地沟通，一定要学好形名搭配汉语“重/轻”和韩语“무겁다/가볍다”是重量属性形容词中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之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两种语言的“重/轻”基本义是一致的，但由于两国的文化和语言性质的不同，产生了许多不同派生意义，因此形名搭配也受到不少的影响，并产生了搭配和句法功能上的差异。

本文以汉语“重/轻”和韩语“무겁다/가볍다”为研究对象，通过汉韩两国语料库分析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名搭配存在什么差异，首先分析了同一种语言“重/轻”的差异，然后分析了两种语言“重/轻”的不同之处，为更深度地分析，本文将形名搭配分为主谓和定中两种结构形式，也将名词义项分成了“人、物、抽象事物、时间·空间”四大类，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一、汉韩“重”形名搭配共性与差异（主谓）：汉语“重”和“抽象事物”类的搭配数最多，其次是“物”类；韩语“무겁다”和

“物”类的搭配数最多，其次是“抽象事物”，其中汉语“重”在“物体”重的搭配数最多，韩语“무겁다”也和“物体”类的搭配最多。二、汉韩“重”形名搭配共性与差异（定中）：汉语“重”和韩语“重”都与“物”类的搭配数最多，其次是“抽象事物”，汉语和韩语“重”都在“物体”中的搭配数最多。三、汉韩“轻”形名搭配与共性与差异（主谓）：汉语“轻”和韩语“가볍다”都在“抽象事物”中的搭配数最多，显示汉韩“轻”在“行为”上的搭配最多。四、汉韩“轻”形名搭配与共性与差异（定中）：汉语“轻”在“物”类中的搭配最多，而韩语“가볍다”则在“抽象事物”类中的搭配最多，其中汉语在“物体”，韩语“가볍다”在“行为”上的搭配占比最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重”还是“轻”大部分都和“物”或“抽象事物”类的名词所搭配，由于两种语言形容词的“重/轻”属于重量属性形容词，因此这两种形容词后面能所搭配的都是和“重/轻”属性相关的名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人”和“时间·空间”类的搭配极少，即这两类和“重/轻”属性形容词相关性不大。

## 参考文献

### 语料库

北京大学语料库 <https://bcc.blcu.edu.cn/>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国立国语研究院语料库 <https://kli.korean.go.kr/corpus/main/requestMain.do>

### 工具书

《现代汉语辞海》编辑委员会（2003）《现代汉语辞海》，中国书籍出版社

许嘉璐主编（20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1）《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丁声树主编（2016）《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NAVER 中国语词典

国立国语院主编（2001）《标准大韩语词典》，韩国国立国语院

김민수, 고영근, 이승재, 임홍빈主编《金星韩语大辞典》，金星出版社

韩语学会主编（1991）《我国大辞典》，韩语学会出版社

이희승主编（2018）《国语大辞典》，民众书林出版社

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1992）朝鲜语大辞典，社会科学出版社

NAVER 韩语词典

## 国内文献

### 期刊

[1] 崔裁源（2017）汉语“是……的”句分析及韩国学生的偏误类型研究，青岛大学

[2] 方方（1995）韩国吴文义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评价，汉语学习

[3] 韩玉国（2001）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及再分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期

[4] 黄贞姬（2010）韩国语“하다”类汉语形容词在汉语中的词类分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5] 金庆爱（2010）韩汉原因表达对比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6] 李红梅（2011）韩汉惯用语对比研究及其教学方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第4期

- [7]李美姬·张慧贞(2012)韩·汉空间形容词“远/近(멀다/가깝다)隐喻认知对比, 中国证券期货
- [8]刘巧云(2010)韩汉时间副词“금방”与“马上”语义句法功能辨析,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第3期
- [9]孙慧莉 慕田子(2017)初级水平韩国留学生单音节形容词与名词搭配使用情况研究,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第3期
- [10]吴侃(2017)留学生光杆形容词谓语句中形名搭配习得的中介语对比分析,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
- [11]徐伟(2017)韩汉语言句子成分对比研究, 中国校外教育教学研究
- [12]张婉(2019)中韩形容词比较研究, 才智
- [13]钟珊辉(2015)汉英形名搭配及其扩展意义单位的对比研究——以“大/BIG”为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第6期
- [14]祁峰(2015)定中式形名组合词长搭配的量化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5期

## 学位论文

- [15]韩樱(2014)汉语“死/活”和韩语“죽다/살다”的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16]金文植(2007)汉韩表情绪形容词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17]金红兰(2017)汉韩痛觉形容词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18]金香延(2017)汉韩“安静”义形容词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19]李春艳(2012)汉韩态度类形容词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0]李金女(2018)汉韩速度类形容词对比——以“快/慢”, 빠르다/느리다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1]刘春晓(2019)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中形名搭配呈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科技大学
- [22]南红花(2005)韩语汉字形容词及与之对应的汉语词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3]宋艳花(2009)汉韩触觉形容词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4]孙园园(2015)韩汉合形成形容词构成方式对比(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5]王辰(2014)韩汉形容词对比及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
- [26]吴仑贞(2013)韩、韩语语法对比研究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
- [27]张文思(2017)韩汉转折关系词语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28]张雅淇(2018)留学生形名兼类词偏误分析研(硕士学位论文)鲁东大学
- [29]张银丹(2009)留学生形名搭配句法与语义关系习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30]赵春利(2006)形名组合的静态与动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
- [31]赵聪凝(2019)韩汉禁忌语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
- [32]朱薇(2011)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形名搭配错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

## 国外文献

### 学位论文

- [33]길미(2016)한국어와 중국어 ‘맛’ 관련 어휘의 어휘장과 다의구조 대조 연구(석사학위논문)영남대학교

- [34] 리우천광(2018) 한국어 공간형용사 ‘높다/낮다’ 와 중국어 공간형용사 ‘高/低’ 의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동국대학교
- [35] 마교교(2017) 한중 척도형용사의 대조 연구 - 크다, 높다, 길다, 깊다를 중심으로 - (석사학위논문) 부산대학교
- [36] 방원(2019) 한국어 공간 형용사 ‘넓다/좁다’ 의 중국어 대응 양상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동국대학교
- [37] 송국명(2012) 한국어 ‘들다’ 와 중국어 대응 표현 대비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건국대학교
- [38] 안소연(2013) 한국어 ‘가볍다’ 와 중국어 ‘轻’ 의 대비 (석사학위논문) 송실대학교
- [39] 양호민(2019) 한국어 ‘시원하다’ 의 중국어 대응 표현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동국대학교
- [40] 엽정정(2018) 한중 ‘아름답다’ 류 형용사 유의어에 대한 연구 - 아름답다/예쁘다/곱다를 중심으로 (석사학위논문) 상명대학교
- [41] 유진(2003) 한국어 학습자를 위한 ‘가볍다/무겁다’ 의 의미 교수모형 (석사학위논문) 상명대학교
- [42] 이원(2016) 한중 미각형용사 ‘달다/甜’, ‘쓰다/苦’ 의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한양대학교
- [43] 이호승(2017) 한국어와 중국어의 감정형용사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충북대학교
- [44] 장영평(2014) 한국어 ‘크다/작다’ 와 중국어 ‘大/小’ 의 통사적·의미적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서울시립대학교
- [45] 주문형(2015) 한중 미각 형용사 ‘시다’ 계열 어휘의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한양대학교
- [46] 梁琪(2014) 한중 미각 형용사 대조 연구 - 시다, 달다, 쓰다, 맵다, 짜다를 중심으로 - (석사학위논문) 전남대학교
- [47] 刘杨(2013) 한국어와 중국어 미각형용사의 확장 의미 대조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서강대학교
- [48] Qiao Xian(2018) 한국어와 중국어의 냉각 관련 표현 대조 연구 - ‘차다’ 계열, ‘춥다’ 계열 중심으로 - (석사학위논문) 경희대학교
- [49] Tan Xiaoru(2019) 한중 통각형용사 대조 분석 연구 - 아픔, 저림, 가려움에 관한 어휘를 중심으로 - (석사학위논문) 경희대학교